



專業、自在
擁抱夕陽
Embracing the Setting Sun Project

灰暗中，每個微細小點都是亮光，
更何況可以集合一起。

關心有末期病患的殘疾朋友及其家人
為彼此的生活增添希望的亮光。

第二期精神健康項目資助計劃

殘疾人士在疫下的安寧照顧

得失「隨意門」

蔡嘉玲 Gallery | 社工（安寧照顧）

看過一齣劇集，主角無意間得了一個盒子，盒子兩邊有「一得」、「一失」字眼。每次打開都會有些現鈔，得到意外之財他喜出望外，除了應對生活開支，也與家人共聚天倫。有一天盒子再也沒有現鈔，只好打開家裏的夾萬，卻發現內裏的現鈔不翼而飛，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那盒子是夾萬「隨意門」，他一直用的都只不過是自己的儲蓄。在失望之際，家人卻提醒他並沒有失去什麼，而是得到一段開心日子。

在一個接受服務的三人家庭中，母親患重病，父親因頑疾意志消沉，還在讀書的兒子要扛著家庭。幸好上天眷顧，想到的或沒想到的社會支援都接上了，只是現行的服務太細緻，我作為社工，在不同場合接觸超過十位支援人員，各司其職，然而兒子頭腦異常清晰，知道遇到甚麼問題可找甚麼人幫忙。在一次情緒支援的對話中，卻發現兒子原來非常孤獨。其實他一直承受孤獨，以換取所有人對母親的關注。或者他並非有意識去犧牲自己，但在無助的境況下，他用盡力氣把人都拉到母親身邊去，而當有人也向他伸出援手，他已經沒有力氣為自己掙扎。我們可以做的，就只能等待他恢復些元氣再說。他寧願自己失去一些，來使母親得到更多。

人生充滿無奈？但相信每個人都擁有「一得一失」的盒子，也相信盒子是一道「隨意門」，接通內在資源，只是那「夾萬」在哪裡？裡面又藏著甚麼？這會是我們在支援晚期病者和照顧者的重要探索方向。



重拾失落的碎片

盧耀文 Joseph | 服務發展主任

花草枯榮，大家感受不大，自然規律嘛，而人生無常，過去與失去也屬常事。踏入AI的年代，更進一步把大家捲入不留回憶的追趕洪流中，沖走了不少人情與關係。詩人用生如夏花，死如秋葉來形容對生命的追求，也許對於生活在營營役役的我們，只是個笑話，對戰爭、災害、疫症帶來的失去亦成了一個諷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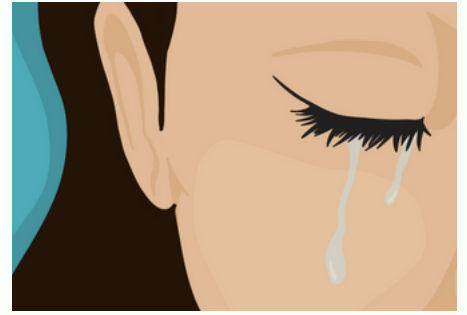
人人都想快樂，避開傷感，加上對人和事的情感反應，也自然地有親疏之分，只是最好留意一下，會否不自覺地對生活產生習得性麻木，或嘗試慢下來，親近陌生的自己，感受經歷過的人和事，從中體會生活意義。

在殘疾人士的安寧照顧中，這些朋友及家人，因著疾患與標記，被掩沒的人生角色與關係，失落的感情與機會，往往較一般人多。走到這安寧路段，我們嘗試與他們重拾「失落」，讓他們在被聽見、被看見下，把懷緬變成希望，一起牽著手燃起對生命的熱情，發掘及嘗試重整被埋沒了的生命意義。受感動的，往往不只是那位殘疾朋友一個，而這份感動，正是這個年代所匱乏的。而且從這「重拾失落」當中，到底誰在幫助誰，誰在向誰學習，說不定的啊。

落日僱傭情

陳小敏 Piko | 活動幹事

工作上接觸到一名女傭，女僱主因癌病離世。她服務僱主多年，一直陪著對方經歷病情的變化，甚至當她彌留時，也陪伴在旁。僱主離世後，她十分悲傷，一直不願意進食，寢食不安，令僱主家人也十分擔心。在會面時，她描述了很多與僱主相處的種種，更提到曾在僱主離世後，天天跑到醫院，呆站在醫院外，遠望僱主曾住過的病房，一邊流淚，心裡默默念著僱主的名字，懷念往日相處的時光。



從她身上，我看到一顆美麗和勇敢的心靈，有著不因國界、種族與血緣差異而不同的真心。慶幸她願意把感受說出來，讓情緒得以疏導，努力地一步一步從哀傷走出來，慢慢回復正常的生活。這次經歷，讓我親歷一次人情的可貴，更學習如何面對失去與哀傷。

家庭幸福，美滿是很平常的期盼

李秋明 Elaine | 楊成紀念長期護理院副主任

斌仔是家中獨子，自小患有思覺失調症，在父母的細心照料下，他一直過著幸福的生活。時光飛逝，2020年初，斌仔已五十多歲，父母亦已九十多歲，在此情況下，兩老只好將他交託給長期護理院照顧。

斌仔給我們的印象是他什麼都懂，亦很會表達自己，言談風趣。2020年2月中，斌父匆匆到院舍接斌仔往醫院，見母最後一面。斌父送斌仔返回院舍時告訴我：「太太走得很安詳，能夠找到地方照顧斌仔，是她最大的心願，多謝你們。」

媽媽去世後一段日子，斌仔仍可回家小住，外出用膳，購物等。但嚴峻的新冠疫情使父子分隔，斌仔只好在院舍電話旁，估算著斌父在家的時間，然後致電傾心事。經歷兩年多的疫情，父子終能見面，但斌仔的健康轉弱，身體消瘦了不少，日常生活亦需協助，意志消沉，常與父親吵架，還有尋死的念頭。在這段日子，斌仔接受了數次精神科的治療，可是狀況並沒有改善。

斌仔的優勢是擁有一位偉大又愛他的父親。我們相信讓斌仔找到自己的目標，找到真實的自己和生命的意義，有助他進一步康復。此時「擁抱夕陽計劃」的社工張姑娘協助父子找到拜祭亡母/妻的共同願望。其實斌父一直找不到亡妻墓碑，故三年多未能前往拜祭。幸好這次在張姑娘陪同下，終於憑亡妻的舊身分證到辦事處找到墓碑位置。在這尋覓過程中，斌父帶備了一束紅玫瑰，足見斌父的心情。確定位置後一個星期，經過張姑娘及院舍一番協調，父子終能乘院車達成他們的共同願望。斌仔摸著亡母的照片，盡訴心中情。

這次療癒之旅，令斌仔再一次面露笑容，恢復看電視節目的習慣，更主動要多做腳部運動，希望有一天可以自主走動，照顧好自己。

我們為斌仔的家庭能完成這件家中大事而高興。這事亦鼓勵我們，要多聆聽，關心院友和家人們的需要。每人行的一小步，可造就助人的一大步。



這一天

王彩琦博士 Tracy |
駐機構臨床心理學家



沒有語言能力的她，住在院舍二千多天。家人對她寵愛有加，每次來到心理治療室，家人也會屬意不要讓她玩泥沙（沙遊治療的沙盤），因為她很愛潔淨。

這一天，她如常地進來，從平板電腦選了一首1994年的英文歌。

Lift your head, baby, don't be scared. Of the things that could go wrong along the way
You'll get by with a smile. You can't win at everything, but you can try...

她沒有選擇做平常的流程，轉身望向沙盤，又看了我一眼，然後把我的手當成工具似的，慢慢地與沙接觸著。過了一會，她緩緩地半躺於沙盤，完全沒有抗拒沙黏在身上。她微微地哼著旋律，臉上流露著舒適和安全的表情。

「有到過海灘嗎？」她做了一個「yes」的手語。「喜歡嗎？」她又做了一個「yes」的手語。

治療結束，家人進來接她，聽到平板電腦傳來的歌聲，說這首歌是她已故爸爸很喜歡的，以往帶她郊遊或到海邊，爸爸也會播著這首歌。這一天，是爸爸離世的六周年。這一天，她以自己的方法，拾回與爸爸的一點點回憶。

失落後的天晴

馮婷婷 Julia | 計劃主任(紓緩照顧)

當智障人士有親人離世時，我們往往不希望他們知道太多，有時候會擔心他們的情緒反應，因此難以啓齒，也會認為他們不懂得何謂生死。

在為十名智障長者舉辦的一個生死教育小組中，組員有親人離世的、有的正面對親人病危、有的自身正步入老年的階段，心中有著對死亡的焦慮和恐懼。而對於剛參與提供生死教育的我，承載著這十份哀傷與失落，開展小組的旅程，同時也像有些人相若，有著對智障人士在生死教育需要上的迷思。

在其中一節聚會中，提及生命連結的主題，當組員與逝世親人重新道別時，有組員哭了起來，其他組員亦受到感染，一起哭了。我和另一位姑娘靜靜陪著他們，亦告訴他們，眼淚是因為不捨曾經擁有的相處時光、記掛會用心陪伴他們的親人，面對失去，有眼淚是正常的。慢慢地有組員握住其他組員的手，有組員會遞上紙巾，也有組員說：「我的媽媽也過身了。」這個畫面彷彿告訴我，智障人士懂得死亡的哀傷，也懂得互相支持，甚至可以懂得安慰他人。組員間因著這次表達哀傷的空間，在情感得以釋放後，猶如雨過天晴，我們藉此機會，鼓勵他們珍惜當下一起的相處時光，學習關心別人。這次經歷，讓我深信智障人士也有適應的能力，去面對哀傷及失去。



陪你走一趟

張依文 Iman | 計劃主任(紓緩照顧)

每個人多少都總會有心願，你呢？正努力要為自己達成心願嗎？人在晚晴時期，因病接受治療，理所當然，然而仍可在寶貴的時間中，去達成心願。



張先生七十多歲，患了癌症，需要接受電療，得知他的心願是到薄扶林村走一圈，經一番溝通及協調，並邀得導賞團體的協助，一起陪伴他前往薄扶林村走一趟。回到故地，導賞義工與他談起他倆兒時住處，提起現已拆掉的鋼線灣村的生活點滴，彷彿將兒時的朝氣也帶回來。一路走近他小學讀書的校舍及遊玩的地方，已接受三十八次電療的他，完全沒有氣喘，在「這個看似陌生但又熟識的環境」下，他有著豐富的動作及趣怪表情，談笑風生，讓我們看到一直不被留意的那個「他」。最深刻是他細心地照顧同行的職員，移開阻礙出入的冷氣風擋的舉動，雖然看似簡單的動作，卻在這微細的角色轉變中，有一種他在自己的「老家」去招呼「客人」的意味，大家的關係及感覺更平等。

此次重遊故地的心願達成，有著深遠意義，從他的一顰一笑間，充滿光彩的神態，抹走了活在疾病中的陰暗，這對晚晴階段的殘疾人士尤其重要。在照顧人員與病患者來說，能有時間去做，便去做；能做多少，便做多少，順著生命流動，感恩當下。

關懷及信任 成記憶拼圖的黏合劑

廖潤姿 Yuna | 社工(安寧照顧)

五年前，一個實習機會讓我與袁婆婆（化名）相遇。記得陪著她徐徐走到大廳用膳，路程雖短，但足以讓我們談天說地，無所不談。

某天，婆婆告訴我很珍貴的衣服不見了，我協助她尋找，可是未能發現。「她患認知障礙症的，都記錯了啦，不用太上心。」職員見我苦惱，好心的提醒。一星期後，婆婆依然為不見的衣服而感到傷心，但感謝我的聆聽，並重提當時與我初遇的情況，這連我自己都差點忘記，而婆婆卻仍能清晰記起。此時，婆婆再次提起不見了的衣服，更清晰地形容衣服的顏色、花紋甚至物料。最後，經院舍職員的協助下，終能找回，當時婆婆喜出望外的表情，依然歷歷在目。



五年後，我以安寧照顧社工的身分重回復康中心，立即把握機會探望袁婆婆。婆婆不但記起我，更能道出當年我們的相遇及經歷的事。我驚嘆的，不只是她有很強的記憶力，亦驚訝自己在她的人生中佔有一席位。

排除刻板印象，才能與她一起拾回失落的碎片。

關懷，讓我們能靠得更近；

信任，讓我可與她在人生拼圖上同行。